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餘話大全



新刊全相湖海新奇剪燈餘話大全卷之一

湯文公拜左右輔相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　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　子欽　訂定
上杭縣知縣　盱江張　光啓　校刊
建陽縣縣丞　何景春　同校　繡行

長安夜行錄

洪武初湯公銘之与文公原吉俱以老成練達著聞淵源政事
文章推重當代未幾而秦邸之国湯公拜右輔文公拜左輔隨
從以行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関中文漢唐故都遺跡俱在二
公道翊之暇惟從容於詩酒中臨眺於山川訪古尋幽未嘗稍
舍一日文公謂湯公曰漢代諸陵盡在於此吾徒幸無案牘之
勞且有休退之日盍登高能賦乎其時平府傍洛陽丞馬期仁對
曰長陵安陵陽陵平陵皆在渭北咸陽原上高十二丈百二十步
七步惟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高十四丈百四十步其形



方正狀類覆斗處東為衛將軍青墓又少東為霍去病墓所謂象祁連山者西北為公孫弘墓西一里為李夫人墓山川雄秀與他處異公若欲遊宜先於是日暇平去此八十里一日可到二公然之翌日遂往期仁從焉時九月二十日也暨歸至半途期仁馬逸追公不及因緩轡徐行不充饑矣路遠天黑將近二更忽驚鳥飛鳴狐兎衝斥心甚恐且畏且行俄而望中隱隱有火光意謂人家不遠策馬又進至則果民舍也双戶洞開燈燭粲燦期仁下馬拴于庭樹之上入坐客次良久寂然不敢叩門惟恐驚擾使其家知之少頃有扃自便戶出問客何來期仁以實告款頷唯一而去未幾主人出乃一少年韋布脩然狀貌溫粹揖客而語言辭簡當閑雅而已遂延入中堂視制幽雅可愛花卉芬芳几榻雅潔定少年呼其妻出拜視之國色也年二十餘規粧帘服不俗朱鉛華來於香煙燭影中綽約若仙姝神女期仁私念彼亦常人而妻美若此必怪也亦不敢問後泓殷

酒饌杯豆羅列雖不甚豐腆而奇美精緻迨非人間飲食少年相勸意甚殷懃酒半夫妻復起拜曰公貴人前程遠大其有少懇欲託公以白於世期仁曰子夫婦為誰所懇者何事少年曰公無恐當以誠告某唐人也此已七百餘年未嘗有至此者今公降臨迨天意欲某白於世必矣期仁曰願卒聞之少年羞赧低回欲說復止其妻曰何害我則言之妾夫開元間長安賣餅師也讓皇帝為寧王時建第興慶坊妾家適近王邸妾夫故儒者知有妾美之禍隱於餅以自晦妾亦躬操井臼滌器當壚不敢以為耻也王過見而悅之妾夫不能庇其伉儷遂為所奪從入邸中妾即以死自誓終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開諭百端莫之顧也一夕召妾託以程姬之疾獲免如此者月餘王無奈何也遣歸家當時史官既失妾夫婦姓名不復登載惟本事集云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美王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召之使見淚下如雨王憫而還之殊不知妾入王宮中首尾


三公約日同謁陵寢

一月而謂綏蕆妾求死而得出而謂召之使見王與未嘗問妾亦未嘗召妾夫至也寧誣若此何以堪之而世之騷人墨客有賦餅師婦吟詠妾事者亦皆逞其才思過於形容至有句云當時夫婿輕一諾金屋初嘗兩迢遞嗚呼回思爾時事出迫脅豈天之勢妾夫尚敢喘息耶今以輕一諾為妾夫罪豈不冤哉所謂有賴託公者此也期仁曰若爾守義與為可嘉豈須直筆以砥風俗而使之昧昧無聞安得不飲恨於九原而抱痛於百世哉期仁不敏謹以文辭揚當為子表而出之但恐相傳已久勝於見聞一旦翻異不免人疑須得子姓字以補史氏之缺可乎少年愀然不悅曰君顧余欲名人間則有愧愈無益矣非所願也期仁曰然則如之何少年曰乞以前所云若辨正足矣期仁復問曰史稱寧王明炳然照閨衣簡制號稱英賢乃亦為是不道耶少年曰此自其常態尚足怪乎然在當時諸生中最為讀書好文雖其貧時恩寵擬於自見然見余猶待以禮自持終不



遇少年夫婦飲讌忍犯其他宗室所為猶不足道若岐王進膳不設几案令諸妓各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真兩手於妙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寧王則刻木為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紛紜歌舞雜遝其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深更畢復明不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雖以悉舉無非窮極奢淫蔑棄禮法設若隨在其中寧得出則王之賢又不可不知也酒闌夫婦各贈一詩其夫詩曰

少年十五十六時隱身下混屠販兒乍可無營坐晦跡不說有學待求知四時佳致看爐鏊八節歡情對酒卮紫燕旋鴻光滿乳白鵝新和軟截脂大堪納吉風遮管小可充盤圓蹙棋火中幻出不斷訣素手纖上擎日月漢齊飛難亂曾費巑此說逃雖北海賈餅自恬今我和光還自攝家中兼婦知同調肯下孺伊敦爲郎自伏結髮弃糟糠長鉄舉案供饑歉怡上坑纙真難保布衣荊釵有人欣樂昌明鏡一朝分奉倩寸腸中不絕內



家非是少明胖外舍寒微甚好毬宋別作宮中大寬渠偏入而創之堂居以備鄰西舍大怒曰何舍寒甚殺其惡來向得呆不覷台謝曰外舍之樂雅異於此貧役鄰圖既云讓柳姿甭

貧賤須留貴賤只知操井臼凡庸未解事王侯去飼餓饑得再合覆流信矣可重收頓揮董華法疑戲聊為陳人洗愧羞

其妻詩曰

妾家門閥本尋常幼奉衞門環堵牆手勤未暇事粧飾婉婉惟知佩禮章前年嫁得東隣子博學多才貫經史致身弗顧取功名饑寒餓守甘泥閭里朝上日出肆門閒童子高僧維逐來得錢即已隨閉戶促席相看同舉杯何期忽作韓憑別見水墜盡心已訣紅蓮到處紫絲行白璧歸來完不缺當代豪華文已亡貞級萬古抱悲傷頌公一掃荒唐論為傳梁鴻與孟光、

期仁玩之再四收拾襄少年即命蒼頭道客東廳就榻斯酒遠寺鐘敲近村雞唱已盡微晨光燈燦見身



脩禪師結菴狀烏像云露以猶溫既草以求休四顧悵然無所棲乃以詩呈一首皆加賞異以爲有得意乃命刻之郡東以求其傳期仁果容文季陞至麟死八十九而終遂符遠大之讖湯公後守吉安廢爲人道其辞如此云

聽經臺記

廬陵之屬邑吉水有東山焉很盤百里作鎮一方秀麗清奇望之如畫後唐天成間有脩禪師者結草庵于山絕之處樹木蒙密路徑崎嶇巉巖彌年人跡罕至惟樵夫深入時見師坐松下輒有群烏銜果集于師前一卜取食卜訖飛去樵夫問以語人好事者相率造庵訪之師方斜臂扑擾腰足東坡詩紫斷擺足扑擾孟浪也伊尼衛床黃山谷詩貌野得伊尼善飛也衆異之號爲除地集材建大蘭若興工之始師召匠戒之曰汝手作人必飲酒食肉此處山神剎宇不可輕犯如何匠衆應曰請斷葷酒以從師許之經月餘一匠忽思肉不可忍因下山數日復來正斲削間兩虎踰垣而入



立匠者前左右視作呼可殺其人驚怖師曰必汝犯戒當爲
宜吾當遣去也匠者解腰間布裹付師曰道過酆橋市中買熟
牛肉一塊滿來作下飯無他也師曰是矣因截作一段喂虎撫
其背曰山子且去言訖尾隱人愈敬之由是金帛之施川匯河
輸棟宇桄齊不日而就既落成師說法以報檀施講演妙義諸
天雨花俄而堂下分出五井皆涌貯米麵油鹽菜取以飯衆不
欠不餘師曰此五方龍王獻供以濟僧之可名此山曰龍濟寺
曰清涼今四井已湮惟一尚在師庵前喬木千章蔽翳雲日樹
下盤石坦平師每據之誦經日以爲常有老猿棲樹間潛聽且
竊師熟一日師偶出猿下着袈裟取經石上閱之師還望見猿
很蹌走去師不問亦不以告諸僧很必識之曰此已解悟矣明
日果有峽州袁秀才來謁師知之請入相見綢衣玄巾風致朴
野叙禮竟白師曰孫姓袁字文順峽中人也族大以善不樂仕
進獨遊肖志功名求肯輦下明宗朝人萬年只感賢士良求賞



得而進退兩難年老無所就消知己者薦為端州巡官舍釋從惡土實不願行彼又勸之曰子若固知此尚暇擇地哉不得已挈家抵任未踰年喪妻子女婢僕猝一身遂不復往來江湖間惟尋山望水謝擬ヒ於名場問道參禪談空ヒ於釋部側聞尊[illegible]建大法幢不憚遠來求依仰社積僧屬頭圓非嗜酒之端明與手欲推頭剃苦吟之費馬四象不棄矣復何求即取書一幅是師乃熱啓也其詞曰

竊以生一拳幻夢之身盡由惡業熱三峽煙霞之路亦自善緣[illegible] 凡居覆載之間悉在輪迴之內共惟龍濟山主修公大禪師坐下性地朗月目眼空花術數則紀過於圓證還禪通則端逾於杯渡菩提三 本樹[illegible]機鋒肯讓於同袍松栢推為新唐書代[illegible]詩泡影等觀於浮世十方瞻仰四般皈依如磁著天地毫毛山杯啖跡悲來抱樹誰憐凄涼其傷弓觸則投林衛暇容於擇木無家可返有佛堪依嗚茲



妻子之論士坐此功名之旧徐逢入舞劍素非通賢之才過
寺題詩忽動歸山之興乾旋坤轉無端造化幾況運搖時遷
春去秋來管得繁華有枯槁嗟伊欲出類而拔萃除非捨妄
以歸真指示迷途使入涅槃之路引登彼岸遙登般若之舟
惟願慈悲和南攝受

師覽畢謂之曰絕好俊才無遺內典尊公不鄙壯觀山門第有
一事未便不敢不以相聞遜曰何事伏請見諭師曰公若頂巾
束髮在我教謂一俗俟而冠還俗則髮披緇在公教謂之儒名
墨行若斯二者何以處之遜跪踏若有慚色久之乃曰但使心
向禪宗何妨俗扮願勿以形跡見拘也倘得從己髮之手長縧
自是俗人補季子之經從律豈非道者法門廣大何所不容師
因喜公之言亦所謂朝三而暮四者也遜曰何見識之深也師
曰偶然耳遂留之西館俾教行童遜錦性識聰明文詞敏捷然
戲舞跳躍好為兒態有時跳躍床上以被蒙頭使僧拂禮拜曰



工匠下山遇兩虎之異

此白衣觀音見身也有時乘蹻入龍中以施塗而令風入致敬曰此洪山大聖監齋也（寺西至今奉此山聖監齋者面朱髮）人或納蛇鉢中謂之降龍或縛猫座下謂之伏虎如此者不一僧頗苦之以白于師師笑曰故態也善視之叛逐不敢言臨亦自若也然山中景物經其題詠者甚衆多不悉録紀其一二尤著焉

題解空寺

古塔凌空玉筍高　斜陽半壁水嘈嘈　老禪掩却殘經坐
靜聽松聲沸海濤

書方丈

幾曲風琴響瀑泉　亂紅飛隊佛龕前　白雲深護高僧榻
不放人間俗客眠

送僧出山

松翠偏衣褪印苔　杖藜幾度此徘徊　山僧忘却山中好
去入紅塵不再來



詠鶴

遼辭華表傍禪關　別却淳丘伴懶殘　金磬數聲秋日晚

雙飛帶得白雲還

贈僧

一瓶一鉢一袈裟　幾卷楞嚴到處家　坐穩蒲團忘出定

滿身香雨墜天花

布袋和尚

童子牽衣也不管　放下布袋打鼾睡　常纏只是貪嗔痴

解脫無過戒定慧

毛女圖

衣翎褦襶不須裁　蘿月秋懸寶鏡開　鶴背幾隨王母去

娥眉曾識祖龍來　猶桃結子三回熟　苦木為薪十度摧

回首同時金屋伴　重泉玉匣化塵灰

落葉



萬片霜紅照日鮮。飛來砌下覆苔磚。幾回不忍僧童掃

留借山中襯衲眠

方丈巢燕辭

花正開雨霽春欲回銜泥成雙到我簾作對來飛上下上下

去又還白門辭王謝出入傍禪關細花定長廊清甚靜遠近

雛齊飛呢喃語想聽講好盡消愁巢高保秋去春復來

永伴山僧老

山中四景

門逕苔深客到稀　遊絲低軟逐紅飛　松梢零落飄金粉

童子枝頭曬衲衣。風敲窗竹驚僧定　鳥觸幽花墜澗香

圓香熟曲看已了。紉針自補舊袈裟

幾點歸鴉栽伴鐘　紛紛涼月在孤松　清霜夜落千林樹

明月漫山一片雲。千筠寒清百衲溫　名香長夜深焚

道人愛看梅梢月　分付山童莫掩門



師一日忽升堂命侍者召袁秀才來告之曰秀才臘月三十日到矣遜曰某亦知之師即唱偈示之曰

萬法千門總是空　莫思明月更吟風　這遭打箇翻筋斗
跳入毘盧覺海中

遜言下大悟亦作二偈以答師曰

泉石煙霞水不中　皮毛雖異性靈同　勞師為說無生偈
悟到恐生始是空　萬種娑婆林大節　千般伎倆才集南
儂今踏破三生路　有甚禪機更要參

晉王紹芳讀書鳥山有西人携琴來相訪自稱集南林大節孫文蔚石上坐談劇論化為猿而去

唱訖而坐而化師集大衆曰此人有異汝等不可草草須要諦視僧乃聚群細視則一猴也師始為說前事衆皆嗟異各各參毘之際師覩擊其頂曰二百年後还汝受用至宋南渡末有民家婦懷妊將產夢猴入室而誕一男貌類猴及長不樂婚娶堅求出家父母從之遂入龍濟為僧名宗叅其後道價隆重



侍後附變幻神竒不可勝述世稱為肉身菩薩東錄董僧兒字
大轉法輪如告之螺山扶侍擢水牢禍出其所建號劫雲寺杯
稱為戎雲禪公有語錄十卷文集四卷此外瑞跡尤行四方
迨今龍濟茶山寶開山祖師爲肖像有群虎護持之異後人以
蔡生時計之正協僑公所亦神矣哉

月夜彈琴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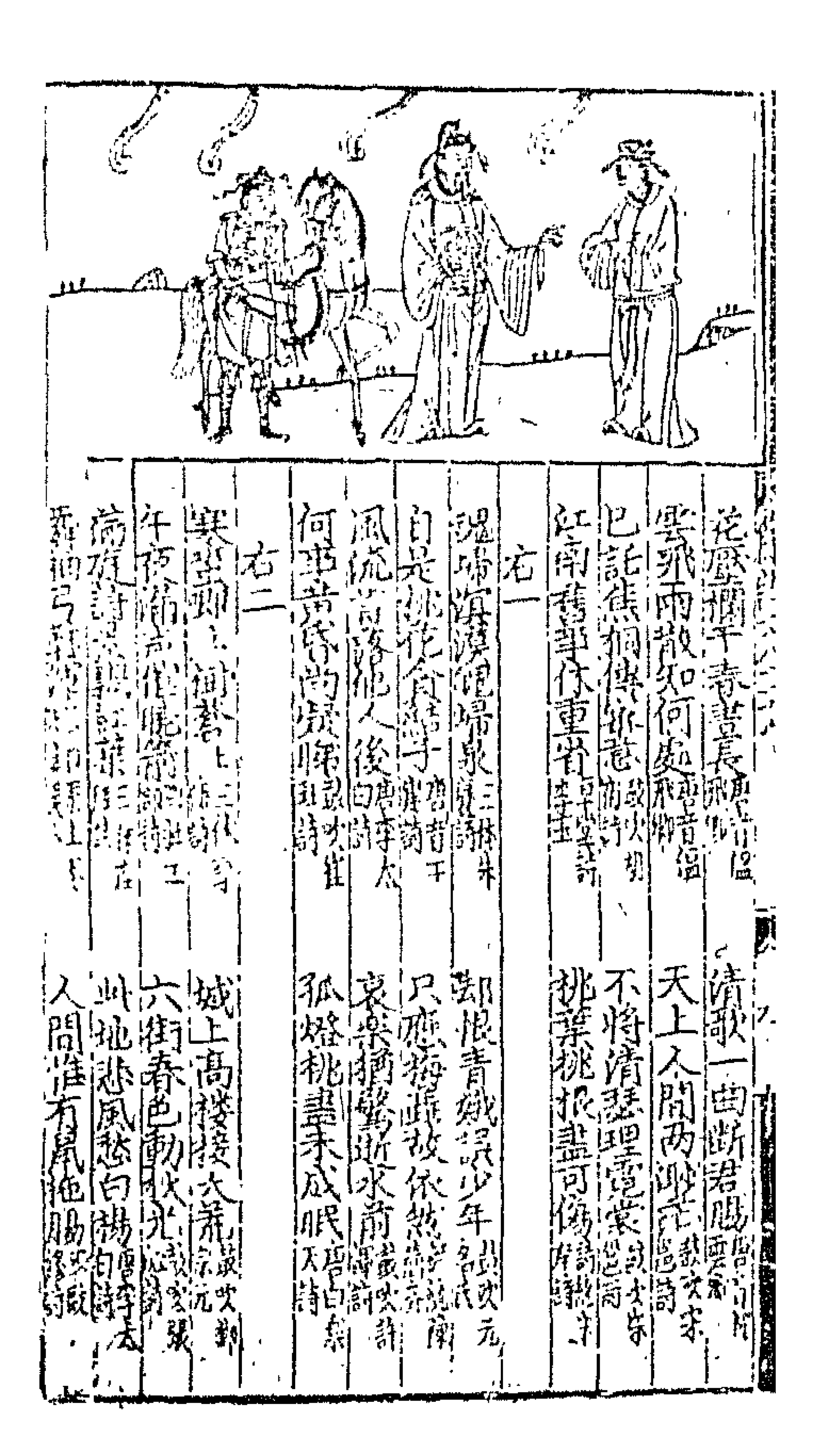
四明烏斯道傅治君子也洪武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月
祗謁先聖于邑庠顧見殿楹蹊踏隱隱有人形怪而問之儒士
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迹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
丞相天祥起兵勤王復之未幾劉槃引元兵陷城城中死者大
半譚氏一家亦倉卒避難于學節婦匿太成殿亂兵追及見其
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胄宗女名家婦豈汝犬彘耦哉
且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恨不臠汝肉以喂烏鳶吾有
死而已豈禍汝犬彘乎兵怒弃其懷抱中一歲兒殺之血沁入



磚之上自宋元至今歷以沙石煅以烈火愈見明瑩邑人義而
祀之爲公問祠安在仲善導至其所但見鼠穿敗壁苔綉空階
公歎傾圮悵其魂之已遠時殊事異惟老屋之猶存公乃嘆曰
此吾爲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新其堂于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
石之陰仍親作文刊諸碑下讀者爲之毛髮森竦涕泗交頤而
節婦之名彰著矣公之子熙字緝之猶尚風騷且精於琴見節
婦事嗟嗟歎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凉人靜
獨坐軒中拂琴拭徽調絃轉軫忽有美姬自外入緝之呵曰何
以女子輒此來耶姬斂衽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
也主母貞節上帝嘉之已位高仙見在南嶽左右魏夫人所掌
天上之樂矣天上以其影留下界恐人褻慢將命六丁取之藏
諸洞天文昌忠孝司言影在孔子礼殿託得其所命必取之宋
免隨以風雷驚駭宣聖便之衣服冠而坐非所以重道崇儒也
莫若留在人間永爲激勸其於世教甚非小補太上可之命玄



縣令許聞守護節婦擾寅卜鄭郡今本宇地靈常加守護當訊按臨以時稽査今寧
司建議以為陰陽之道貴遠瀆疑本宇地靈但可斜譏若其覯
詩元用請人以妾辞無罪灰夙侍教言披以薄職俾敬衛為但
恨叫次沿很披拂所寄衛于宮土地祠裡而另神甚不便當欲
乞於郎祠坐側別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神主則身無所苦
環迸催之間隙與行川沿泡熱瀧之況維如蒙矜憫即賜施行
紙之許甚因問曰節婦仙居尚獄所願至祠中否雖曰不來也
自傳公大君守節甚之後數之下降是從萬頓無殺月色如書
主母臨帆焉卿人非物是當塵情不堪上積對不勝令威華表
之咸因援琴鼓悲風一曲妾聽之惡甚双淚雨落主母顧謂曰
汝尚遊滯抱綠縣以相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郎濡毫集
古句七言近体詩二十首以賜御筆凌空而去絕之句詩何所
在姬曰妾屋之若珙璧元本不可得以相付仙書妾家公可
不紙識也但可誦耳宜即錄為詩曰



花壓欄干春晝長（唐溫庭筠） 清歌一曲斷君腸（唐許渾）
雲飛雨散知何處（唐溫庭筠） 天上人間兩渺茫（宋［illegible］）
已託焦桐傳密意（［illegible］） 不將清瑟理霓裳（［illegible］）
紅樓舊事休重省（［illegible］） 桃葉桃根盡可傷（［illegible］）

右一

魂歸冥漠魄歸泉（［illegible］） 卻恨青娥誤少年（［illegible］）
自是桃花貪結子（［illegible］） 只應梅蕊故依然（［illegible］）
風流前路絕人後（唐李太白詩） 哀樂［illegible］逝水前（［illegible］）
何事黃昏尚凝睇（［illegible］） 孤燈挑盡未成眠（唐白居易詩）

右二

［illegible］（［illegible］） 城上高樓接大荒（［illegible］柳宗元）
午夜［illegible］（［illegible］） 六街春色動［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此地悲風愁白楊（唐李太白詩）
［illegible］（［illegible］） 人間惟有鼠拖腸（［illegible］）

月夜彈琴送鍾氏女子

右三

雲想衣裳花想容 唐李白詩　青春已過亂離中 唐韋莊詩

功名富貴若長在 唐李太白詩　得後誰教想是空 唐温飛卿詩

怨覆白光不得馬 鼓吹羅鄴詩　岩前樹色隔窗櫳 鼓吹劉[illegible]詩

身無綵鳳雙飛翼 鼓吹李商隱詩　油壁香車不再逢 宋晏殊詩

右四

雁災烟成逐碧雲 鼓吹羅[illegible]　平生惆悵是春過 鼓吹羅鄴詩

倚樓身相愁花盡 鼓吹温飛卿　笑疑雷天香遭多 唐音温飛卿

桂宮障雲似墨 鼓吹柳宗元　蜀江風澹水如羅 唐音温飛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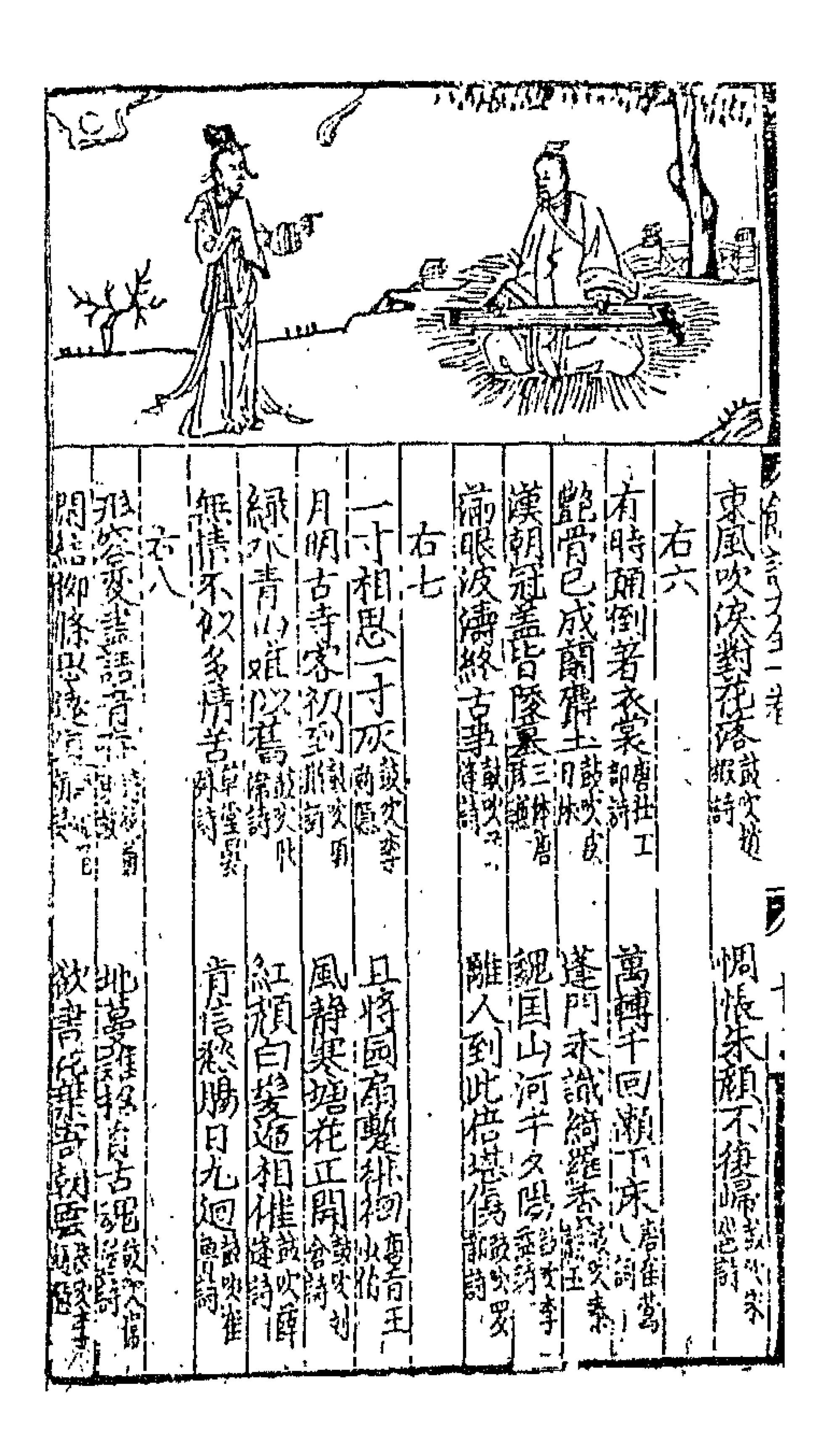
人生富貴須回首 唐音許渾詩　世事無我柰尔何 鼓吹司空圖

右五

家在寒塘獨掩扉 唐音劉文房　高情雅澹世間稀 鼓吹劉文房

不將脂粉涴顏色 唐音杜工部　惟恨緇塵染素衣 唐詩統劉[illegible]

歸目併回隨雁盡 鼓吹柳宗元　離魂遙逐杜鵑飛 鼓吹[illegible]詩



東風吹淚對花落（鼓吹趙嘏詩）
惆悵朱顏不復歸（鼓吹宋邕詩）

右六

有時顛倒著衣裳（唐杜工部詩）
萬轉千回懶下床（唐崔鶯鶯詩）

豔骨已成蘭麝土（鼓吹武[illegible]）
蓬門未識綺羅香（鼓吹秦韜玉）

漢朝冠蓋皆陵墓（三體唐[illegible]）
魏國山河半夕陽（鼓吹李[illegible]詩）

滿眼波濤終古事（鼓吹[illegible]詩）
離人到此倍堪傷（鼓吹羅鄴詩）

右七

一寸相思一寸灰（鼓吹李商隱）
且將團扇暫徘徊（唐王昌齡）

月明古寺客初到（鼓吹劉滄詩）
風靜寒塘花正開（鼓吹[illegible]詩）

綠水青山雖似舊（鼓吹張[illegible]詩）
紅顏白髮遞相催（鼓吹薛逢詩）

無情不似多情苦（草堂[illegible]詩）
青衣愁腸日九迴（鼓吹崔魯詩）

右八

[illegible]語音[illegible]（[illegible]）
北邙[illegible]古魂（鼓吹[illegible]詩）

問君柳條[illegible]（[illegible]）
欲書花葉寄朝雲（鼓吹[illegible]）

如廝向夜月中傳訴情

撇殘夜月人何在 魯肖步虛　柳蘸江光杏鶴共文 步虛

今日獨經歌舞地 三體趙嘏詩　紛紛霜月冷侵門 草堂康伯可

右九

風火年年報邊事 三體李涉詩　每回上苗即長斷 鼓吹李群玉

明朝皓齒今何在 杜工部詩　異服殊音不可親 鼓吹胡得寧

幾樹好花開白晝 鼓吹羅隱詩　數株殘柳未勝春 鼓吹劉禹錫

狂風落盡深紅色 杜牧之詩　水遠山長愁殺人 三體李涉詩

右十

絃管遙聽一半悲 鼓吹羅隱　歌余滴盡淚臙脂 草堂康伯可

鳥啼花落人何在 鼓吹李益詩　節去蜂愁蝶不知 三體鄭谷詩

鵬上承飛飛一日 三體許渾詩　雲殘鴻鵲亦多時 杜工部詩

綠雲斜嚲金釵墜 草堂詞　獨立蒼苔自誦詩 杜工部詩

右十一

煙鎖四壁文場遷 鼓吹劉禹錫　世路干戈惜暫分 鼓吹李商隱



内屋金屏生色畫 唐李賀詩
粉霞紅綬藕絲裙 唐李賀詩

畫殿斜陽入秋雨 鼓吹柳宗元
銅雀荒涼鎖暮煙 鼓吹溫飛卿

舊業已隨征戰盡 唐音
獨留青冢向黃昏 唐杜工部詩

右十二

愁心一倍長離憂 三體李羣詩
到處明知是宿投 鼓吹鄭谷詩

雨暴香魂弔書客 唐音李賀詩
夜深燈火上樊樓 詩話劉子翬

山中老宿依然在 詩集蘇東坡
檻外長江空自流 唐音王勃詩

明月易低人易散 詩集蘇東坡
寒鴉飛盡水悠悠 三體牟融詩

右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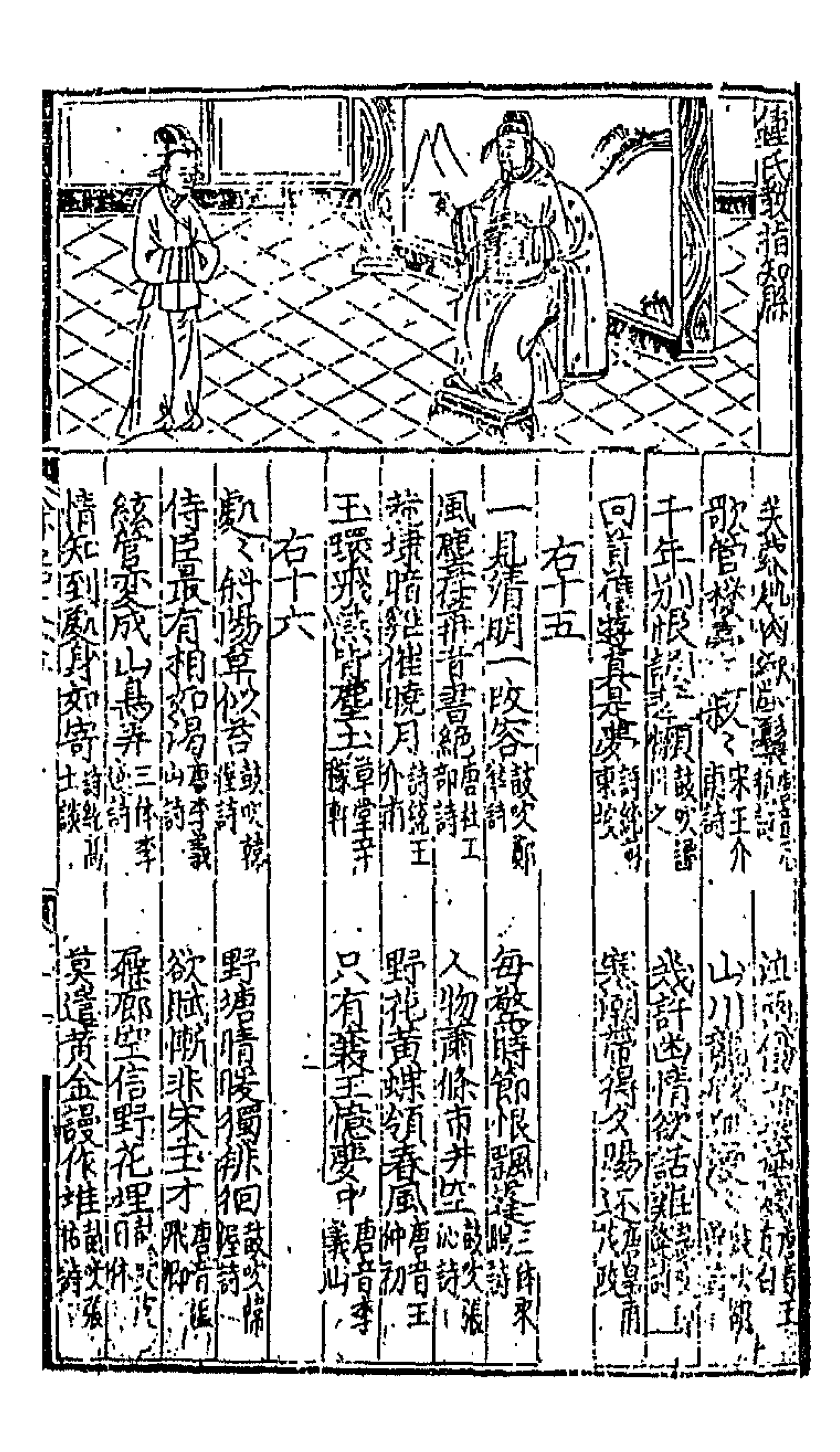
梁園臺皆荒廢城 鼓吹衛詩
登高望遠自傷情 [illegible]

瓊枝璧月春如昨 [illegible]
水簟銀床夢不成 唐溫飛卿詩

佳士悠悠增淚數 鼓吹薛逢詩
清愁冉上帶餘醒 宋[illegible]

豈知一夕秦樓客 唐音李義山
腸斷綠荷風雨聲 唐音[illegible]

右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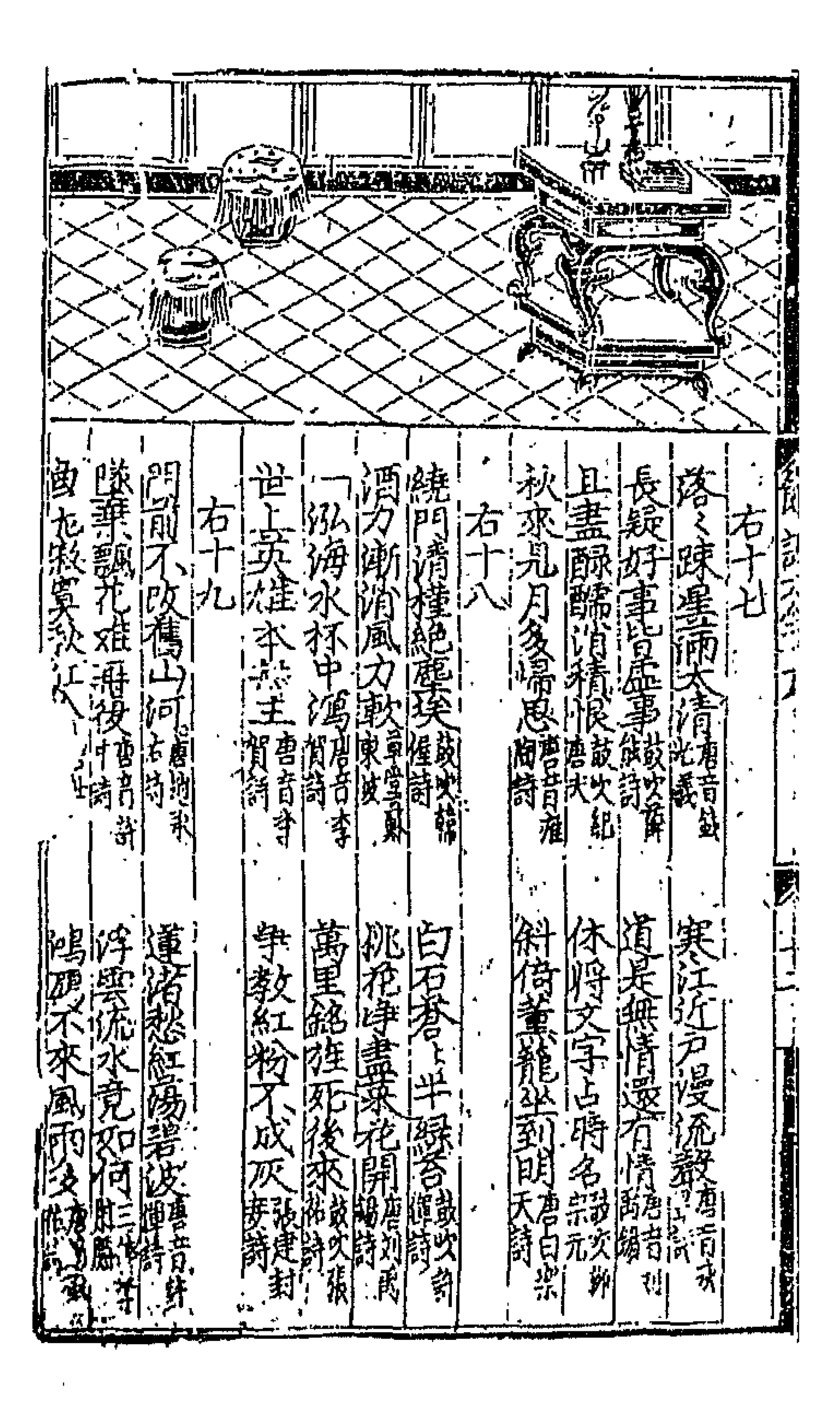
美[illegible]紈袖欲[illegible]鬟 [illegible]詩　泣[illegible]
歌管樓臺聲細細 宋王介甫詩　山川滿目淚沾衣 鼓吹[illegible]
千年別恨調琴懶 鼓吹譚用之　幾許幽情欲話難 [illegible]詞
回首儘教青草長 詩紀明東陂　寒潮帶得夕陽還 [illegible]

右十五

一見清明一改容 鼓吹鄭谷律詩　每逢時節恨飄蓬 三體來鵬詩
風塵荏苒音書絕 唐杜工部詩　人物蕭條市井空 鼓吹張泌詩
[illegible]壞暗牽催曉月 詩統王介甫　野花黃蝶領春風 唐音王仲初
玉環飛燕皆塵土 草堂辛稼軒　只有襄王憶夢中 唐音李義山

右十六

[illegible]斜陽草似苔 鼓吹韓偓詩　野塘晴暖獨徘徊 鼓吹韓偓詩
侍臣最有相如渴 唐李義山詩　欲賦慚非宋玉才 唐音溫飛卿
絃管變成山鳥弄 三體李涉詩　舞廊空信野花埋 詩林皮日休
情知到處身如寄 詩紀高士談　莫遣黃金謾作堆 詩林張[illegible]



右十七

落々踈星入太清　唐音儲光羲　　寒江近戶漫流聲　唐音戎昱詩

長疑好事皆虛事　鼓吹薛能詩　　道是無情還有情　唐音劉禹錫

且盡醁醽消積恨　鼓吹紀唐夫　　休將文字占時名　鼓吹鄭宗元

秋來見月多歸思　唐音雍陶詩　　斜倚薰籠坐到明　唐白樂天詩

右十八

繞門清槿絕塵埃　鼓吹韓偓詩　　白石巷上半綠苔　鼓吹許渾詩

酒力漸消風力軟　草堂蘇東坡　　桃花淨盡菜花開　唐劉禹錫詩

一泓海水杯中瀉　唐音李賀詩　　萬里銘旌死後來　鼓吹張祜詩

世上英雄本無主　唐音李賀詩　　爭教紅粉不成灰　張建封妾詩

右十九

門前不改舊山河　唐劉滄古詩　　蓮渚愁紅蕩碧波　唐音許渾詩

蝶舞飄花難再復　唐音許渾詩　　浮雲流水竟如何　三體唐肅詩

畫花殺實欲江[illegible]　　鴻雁不來風雨多　唐[illegible]詩



右二十

錄既畢乃指各句之下使細註出其書并作者名氏繹之詩之困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舅姑夫子御又何如姬曰天醫傳以玄洲不死之膏塗以完形復体之符一門百口往梯仙國矣曰何謂梯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選此修行然後漸訂品位猶登梯然故曰梯仙繹之又曰你何不借姓姬曰繹前世為安醫誤投人藥致損胎以故再世罰為女身以償坐此少緩尚閱兩歷繹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于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媵其女即節婦與妾并相若。愛其敏慧視猶骨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為時譚方門戶雖微珪組蟬聯褥隱綉芙蓉極一時之富貴硯奩并水纏萬辭之珠璣所見所聞罔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恣用資讌不出閨防雖善歌詞乃工筆札每有吟詠錄似夫君一覧之



失題風

餘輒焚其稾盖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也我主母
成風流倜儻文章水傍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
辯妾侍左右飽聞訓言雖在賤微頗習詩礼不幸宋鉠既託元
瑾汾界章脉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霸氣可恨刈鯨
之賣国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恥偷生頹而流離竄伏林
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玄質易殂竟作驚棄之鬼物情慈
表欲淮招碧玉喬知之寵名之遊魂吾道屬舊誰侍翠綠珠石崇寵名之
弱骨萬言莫盡大際若斯不敢久留幽明異路遂去明日翩之
曰諸父烏公以為詩雖奇妙而怪誕不經不許越兩月一夕組
之被酒不能寢起步軒前樂悵天香於冊桂翫月影於素娥
已而前婢又進拜上言曰妾啇所求幸蒙見諾惑公仁者尤義
勇為而側耳踰時未聞施設君子有成人之美何憚而不果乎
組之罰曰吾父弗汝信奈何可取嘗恐無人知者一兩宵燈燭
我白之家君燃我若……就也婢曰記汝守相也去

鑾女復至見主君寫詩

適七大姓皆在勸王之列主君與東門張御帶等亦在

後日人皆相賀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云從戎馬公卿

來城中之人定與壽求我大福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而

已誓不辱也主君姑為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謂然主君又奉

司馬溫公語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王母搖首長歎數聲取衣

得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

高樓雲鬟學宮粧 唐杜牧詩　嫁來長在舅姑傍 出唐音

郎知草動風塵起 出詩林　鸞素綃紅各自傷 詩統宋詞

右一

雙鬟初整玉搔頭 出唐音　百感中來不自由 唐杜牧之詩

留昔繁華何處在 出詩林　夕陽西下水東流 杏疊吟

右二

夫子紅顏我少年 出唐音　嫁來不省出門前 出姚合詩

于今悵望長街東 唐劉禹錫詩　萬古知心只老天 詩林翁

右三

殘粧滿面倚闌干 出鼓吹　髩亂釵橫特地寒 宋王介甫詞

不見玉顏空死處 白樂天長恨歌　故園東望路漫漫 上二俱詩

右四

衝年滄海野棠春 三體詩　細逐簪隨玉姿言 出唐音

青血化為原上草 宋馬子才詩　人生莫作婦人身 唐白居易詩

右五

百年世事不勝悲 唐杜工部詩　大廈元非一木枝 宋王建

慷慨西風淚橫臆 出詩說　此心惟有老天知 出詩話

右六

血迸金鈴目織衣 出鼓吹　江山猶是昔人非 出詩說

舊時王謝堂前燕 唐劉禹錫詩　更向誰家門戶飛 出唐音

右七

不見人伸空見花 二本詩　煙籠寒水月籠沙 唐杜牧

文姬西路寄致祭畢

人生自古誰無死　莫怨春風當自嗟 [illegible]

右八

側悲高髻插金鈿 出詩統　閒過春風一八年 出詩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 出詩統　英雄撰策夜彈娟 出詩統

右九

想看天地色淒涼 詩統王介甫　離憂那知鶴夢長 鼓吹宋人

血汗遊魂歸不得 唐杜甫　新墳空葬舊衣裳 出鼓吹

右十

主君讀之曰君然吾何恨也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則死矣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釵繫兒項上弄之曰若遇兒人見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因金釵不知所在矣 讀成釵影一枚即兒傍第觀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慘淒知懲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也自[illegible]以呈及為公副[illegible]作[illegible]命騎往文姬墓取水洗磚石驗之[illegible]兒踪



之傍一錢遊死〻然在報始驚愕公乃始言題一主談於即墟神迎側畔紹之又以酒被祭之甚久雖寐謂曰感君設位與祭祭儀無以為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是家敵主君尚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付紹之曰公善自愛妥不復來矣倏然而去由是彈琴大進獨步術中新秘此曲弗以傳人紹之死譜亦竟絕焉

何思明遊酆都錄

何思明太末人號潤河樵者通五經猶專於易以性命自任酷不喜老佛聞遇其徒於道輒斥之曰四民之中縱不為士為農為工商豈不可也何至為是哉著警論三篇每篇反復數千言推明天理辨析異端匡正人心扶植世教其上篇略曰先儒謂天即理也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〻即天〻即帝非蒼〻之上別有一人宮居室處端冕垂旒若世之此也又有所謂三天〻天宮

問以明之極慢老氏天三帝九帝十方諸天天之多帝帝之無耶由是言之天也鬼妃皆綴之形帝未免有割制之爭矣其若漢張道陵為天師天豈有師乎以宋林氏女為天妃天果有妃配乎蓋天者理之所從出聖人法天道陵雖聖亦人鬼耳使天而師之是天乃道陵之不若也林女既死特遊魂耳使天而妃之是天猶情慾之未忘也烏得為天哉彼以道陵天師也不敢遽指為帝而加以師稱所以尊天不知據是理適所以慢天彼以林氏天女也不敢僭以為后而蒙以妃號所以敬天不知為瀆是說乃所以誣天也誣天慢天罪不容誅矣又謂世之人徒知在天之天故凡日月星辰之光風雨霜露之顯吉与凶天之為也禍与福天之降也是則然矣然不知有己之天為己之天即天之天是故毋高煌上天之君也靈臺湛上天之帝也三綱五常炳煥昭晰非日月星辰之光亦礼樂法度明白正大非風雨霜露之發乎則之君与天之君暌則凶也禍也必以類而孚天之帝与己之帝



合則吉迪福也亦以類而至遅者信之愚者儒爲頂禮。徒謂天爲不聞造惡自若然心之天則固聞矣佛何之彼謂天神可諂淫祀是務然心之帝已斥之矣庸昧之輩謂帝爲可罔矯誣是爲詐常昧昧也而指天曰此可恃平昔蚩蚩匹而怨天曰此罔知每夕焚香不可告者多矣終年素食知而犯者夥焉其特論言近指遠類如此至正丁酉正月初六日偶得疾數日加甚諸生從俗私爲之禱思明知之訓之曰賢輩雖日讀書而燭理未徹鬼神豈可以酒肉私人命豈可以紙錢買吾誰欺欺天乎是夜卒然心下稍寧不敢懈諸生環守之凡七晝夜氣綿勤候之鼻中氣勃勃出急禱妻許淮之良久眼開天明而呼吸續矣十日始能言乃召弟子告曰一教之大鬼神之著其至矣乎裘吾辭見過毀老釋令致罰官職禄哉不能生小子識之門人請其詳思明曰予不語怪鬼然亦不可不使汝曹知果孰之不靈也始吾病革時迎丙僧刪眠 余前視之已而爲人召至青衣黄巾也



紅抹額擁余曰君命召請余問誰召其人曰內臺余曰[illegible]便何由可去且無知己在臺其人曰酆都內臺也余曰吾儒素不知所謂酆都內臺其人不聽遂從袋中取頭巾罩結細繩爲之介坐袋內兩人持之行迅疾如飛時聞灘聲淅淅拂衣設設有聲既又入空濛中渺渺冥冥四無所見波濤洶湧腥風襲人黃巾挈囊若覆平地余亦不覺有所苦也又半日方有路始出余袋中押過一所若把截處守者皆高冠深目蓬髮胡鬚回顧人問黃巾曰何袋對曰朱篆又有一皂衣引一男子三婦人來守者又問何篆皂衣曰黑篆守者曰不可不仔細請觀之各出一牌長可寸半闊可寸許一朱字一墨字皆不可識守者曰是矣放入既黃巾偕余遵左廊而行彼則循右廊而去余因問曰此爲何所曰酆都第一關也余方悟已死復問其所持牌何有朱墨之異曰冥司追人整至而復出者則以朱求不出者則以墨余不覺失聲曰然則我尚得復生也黃巾曰雖當復生亦甚費周折余



見其頗有粗莽之意因曉之曰其冠行全類二公作成黃巾曰自有王者我何依焉行數里入鐵圍城城門守者問如前印加切餓抵臺府黃巾曰公雖無重罪然陰道尚嚴不比凡世解窓縛余頸牽以入先過冠服司主者令余去衣巾曰送寄貯庫收余短衣因冒帝席帶行及儀門一黃巾先去頃間引五六人與執余以入跪于階下臺尊服章如王者侍衛甚多問余曰爾非儒門儒士何思明乎余曰是也臺尊曰所貴乎儒者上窮鴻濛中法聖賢下窮物理闢乾闔坤造化詣微陶冶精醇窮究化兒無中有象之蘊妙陰陽動靜之根徹默澄凝以爲妹會合變化以爲用出入無方會三於一夫是之謂儒而鬼神莫能窺之矣今爾偏執己見造作文詞謗毀仙真譏訕道佛天至大以指毀比之一至尊以割撥戮之妄論天師之號妄辨天妃之稱其罪大矣且儒書中言天者不一若春秋書天王詩稱俔天之妹是天其子法以皆指爾所論天既無師與妃又安得有毛有妹有子者



非爾之孫識拘而不通儒而有術徇於一義而拘於一
隅不通則固爾有術則鄙將直降為邊鄙之士胡可冒儒者之
名乎命取何姓簿來於余姓名下以朱筆抹之復傍註之畢省
諭曰爾本合為六品官出入華要由爾弗信仙佛誣罔鬼神特
降為七品余頓首謝且請以尚過禀夢曰此人而承服詳退有後
言可令閱獄折服其心教卒押余下侍黃巾領去萬蒙言中有
寶塔一座僧立塔傍香燭輝煌燦爛羅列黃巾再拜余亦拜僧
開塔取一大珠以余繫衣之黃巾以雙手擎捧前行余隨之皆
幽暗境也余問僧誰乎曰道寶和尚也又問珠何為曰地藏王
菩薩頂珠也獄中業上深重賴珠光照破不爾則鬼王於暗中
食人心肝不得出矣於是首造一獄曰勘治不義之獄以礪砌
一長槽滿堆炭火上上烟燁上然紅紅罪人跪槽邊出火中鐵
條大如指刺入人眼連十餘貫而吊之如懸稿魚黃巾曰此輩
子在世不能孝友兄弟視如秦越輕減大倫惟重財利受此報



[illegible]以一指曰此皆不肯之指也女人淚以沫浴身人含一存
鈎〻上懸一員石如西瓜旋轉不已舌出長尺餘痛不可當盡
巾指曰此婦人在世不能和順閨門執守婦道使夫家分門割
戶患若賊讎受此報也東南一獄稍大謂之闇冥總獄九流僧
徒諸寺混雜之人皆在其中不令余入也總王之北曰剔鏤獄
割人於柱以刀鏤之如鏤衣特小扇燭之耳〻然動澆以熱醋
絕而復甦仍沃以水肉如故鏤十餘度盡世之兇惡虐害
者治於此隣另鏤獄曰鐵圍獄〻上盡大糞池滾沸如湯臭不可
近鬼以長叉〻人下糞〻出沒其間頃刻潰爛化為蛆蟲又以
竹籬撈蛆於鍋中細炒之炒輒成灰仍投糞汁灑之復成人亦
十餘度余問此治何事茵巾曰此世之小人誘毀君子者治於
此已乃相謂曰不須遍歷宜引去那里看了罷遂出除百步許
入一門楊曰懲戒貽濫之門亦大獄也裸十餘人於池夜叉數
輩狀貌醜惡以鐵叉叉入九池鬼來夜叉拗刀於裸者胸腹間



割肉實鍋中煎之以啖餓鬼啖盡又割至餘筋骨而後已少焉業風一吹肢體如故又有鐵蛇銅犬咋入血髓叫苦之声動地皆人間請要之官而招權納賂欺世盜名或於任所陽爲廉潔而陰受苞苴或於鄉里恃以官勢而分付公事凡瞞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亦有一二与思明相識者觀畢回首嵩司納珠还僧赴臺復命臺尊又賜訓曰今當改過毋作昔非若更不悛罪在不赦乃敕黃巾從帰方得去索散行往冠服司取衣服黃巾曰公此相送吾二人去領符來相送食頃至曰今取捷徑不由舊路矣遂同行出數関中一関新創扁曰蜉蝣把關者知余儒者俾作蜉蝣関銘余請命名之義彼曰凡鬼受生人間者悉從此出然不久復至猶蜉蝣朝生夕死然余承命撰数語以酬之

銘曰

有崇者關鎮亭也也有赫其威把關吏也名之蜉蝣精取義也凡畢有生自茲逝也去未踰時旋復至也何殊此蟲一旦



艷也南閻浮提光陰易也幢上往來暫少憩也請視斯名悟厥聲也六道四生早出離也逍遙無方諂忉利也本為天人閻司發也敬聽余銘發弘誓也咨爾幽靈守勿替也

把關者喜便放余行至三更行抵家正見身卧地上燈照頭邊妻子門人悲啼痛哭黄巾猛一推余不覺跌入屍内恍然而悟矣其後恩明果終知縣所至以清慎自將並無瑕玷號稱廉介蓋有折徵云

兩川都轄院志

京口吉復卿唐吉温之後宋建炎間有諸將者補閤之金壇尉遂爾家焉子孫世為金壇人以貲雄鄉邑人呼吉半州家後鄉生有異質一目重瞳与毗陵富室趙得夫妻彥益為友交益莫逆復卿氣豪勇於為義三人嘗挾重貲遊闤闠所時武林妓齊秋娘陶玉簫極声樂稱得夫彥益与昵甚厚復卿屢勸止之往來自若僅二載資橐一空於是言還再治裝而出買笑遲留頭緒



不容又并幷聲矣二人私議乘時雇美載以適武林門户老小皆不顧復卿患之百般莫能怒而入閩置酒与別席間晉口規諫曰吾与子既為深交安可緘默藥石之箴朋友之責縱人撤言輕弗能感悟二公獨不為妻子計乎則徉應之曰兄言是吾輩知所警矣復卿寓福州生理如意往游三秋總方返棹比過錢塘首訪二子遇之於途憔悴其形襤褸其服幾不相識握手道左不任嗟嘘復卿即拉詣舟中易以美衣飲以醇酎尉勞再三備礼交至二人泣數行下曰余惟不用兄言故至於此然悔無及矣所恨煙花賤賤乃大無情吾二人萬金之貲因渠破蕩昨過其門如不相識砦叱使去惧為己羞必殺之而後已復卿解之曰二公平生遨遊花街柳陌中豈不知彼門庭如此尚奚怨為人命至重切不可輒興悪念但早收拾回帰若要本錢此間一一應付古人謂朋友有通財之義若只嗜杯酒逐娼遊為務不相鄉患難不相顧大義將不食其肉尚可謂之人哉於是



各以二萬假之二人挈所得又復過妓者之家妓見其衣巾整
飾顏色光華頗以為訝款待如舊俊卿促之回二人給曰容橐
收拾少候數時寓一有幹宜在先發俊卿曰噫是何言歟我若
一去子必不能動身使一兩月亦須等候豈敢捐拋耶夫何存
並遇疾卧于妓家將夫日往扶持亦染其證未浹旬相繼殞沒
俊卿往哭盡哀繪衣衾棺槨皆如礼仍刲羊釃酒設祭歎息殯於
靈隱寺僧合比開舟又攜酒殺往奠賦詩悼之詩曰

生死交情不敢虧　一盃重奠淚難垂　遊魂好共故人去
莫向東風怨子規。人間急景似飛梭　枉費黃金買笑歌
斷雨殘雲休更念　相攜遙禮弥陀
秋月春花開妓館　清風明月寄僧房　欲知人世傷心事
渾是南柯夢一場。各抱兩般花色偏嬌　惆悵看花零落遙
絕似章臺楊柳樹　別人手裏舞長條
泉路茫茫斷死生　江湖贏得浪遊名　鄉家悄悄

復卿三友歌武陵幻捌

斷盡八腸是此聲。舞雲詩：背休 繁華不為少年留
早知白骨無埋處 悄取黃金換土丘 右六首
將罪解縣抵家，月餘即走毗陵省其妻子，告以物故之由，述其
殯瘞之悉。又出四萬緡付二家，責其族人為之經紀，使不失所。
撫慰之曰：賢夫骨殖，待區已過杭，必當設因。賢卿求諸地安瘞
勿慮也。已而復卿與賀遂兩所獲剩十倍，將往靈隱寺自啓殯
以小木函貯之，帶回無錫山中，買地以葬，百需所出，皆自復卿
并召僧建水陸齋三晝夜，以薦冥福。清風高誼，傳播一鄉間。俄
值元末喪亂，人咸洶洶，復卿無以為計，默坐于家。忽二夫奔盃
聯袂而來，吉公忘其死也，欣然相接。奔盃曰：公幽居深念，必有
重慮。復卿告以故。兩人同應曰：無慮，吾已請命上天，今率陰靈
衛公宅眷。言訖隱形，方悟其死，自稱復卿之家雖出入兵戈中
鮮遇按撫，安然如平時。至洪武己酉，壽八十一，無疾而終。又二
年壬子，同縣徐建寅為四川參謀，求於山中見旌旗車馬擁甚

百餘氣象甚雄謂是上司官員於道傍俟其過至則復卿也趙徐曰聞爾哦松此邑久欲一見便下馬敘話問鄉曲及其家事甚詳徐於復卿爲通家子因再拜問曰姻丈謝世以來既已久矣何得若是復卿云上帝以余薄有陰隲命爲酉川都轄院主者職事甚重全蜀土地社公及不入祀典神祇悉聽節制前村古宇吾所治也部下判官四今尚缺二員已奏保吾夫孫益矣早晚將至子當爲吾僚佐勉之子當爲國福祐生靈况爾少年作到官守匪吾陰相君至顯名徐俟手請教吉公曰廉恕兩字待也惟廉可以律身惟恕可以近民廉則心有養恕則民易親民親化行能事必矣言訖乘馬去其疾如飛徐惘然前至村落果有故祠一所峙于上徐詢之鄉老曰此都轄相公廟也多年頹圮近間稍稍有人見騶從夜出入其中頗著靈響老矣欲新其棟宇尚未興工徐以聞之乃告以見復卿事即勸募動工[illegible]知忠[illegible]幾而完仍揭舊額曰復卿廟



孫建寶道中

像于堂中常得夫差孟于雷話。○今夔州求太守感雷臨
文刻碑亭公事蹟由是感雷哭大根利澤昭彰遠近之民冰香及
旅禱輙應後徐任滿便道適家訪德鄰二子元禮元信者及
茲事元禮曰余兄弟向夢二人言蒙尊公舉為兩川都轄院
判官來日起程敬詣拜別近有至自此陵者皆言其家亦得夢
如此皆莫曉所謂今聞公所說則悟先子之為神而於二君亦
可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明年徐再任往謁于廟則丹碧爛然於
時有瘞牲牢酒椾祭日無虛處々村々家々戶々祝追念神迹
顯著香火不絕云

新增全相剪燈餘話大全卷之一



新增全相剪燈餘話大全卷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 編次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子欽 訂定
上沅縣知縣附江張光啓 校刊
建陽縣縣丞何景秋 同校 繡行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為奎章閣授經郎時君順天節東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為隣賈柯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環珮曰琳瑯曰蓬萊皆敬仲所鑒定守愚亦雅好吟詠燕暇綠綺与賈交游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名女為守愚子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遣就賈塾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視之猶兄弟呼為粹舍蓬与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塾羣書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



上宿守愚振守設貴月得婿如粹舍足矣歸啟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貴忽罹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愚出為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而對街一樓猶清雅問之乃貴氏宅也守愚即日往訪則瓊瑤環珮已適入誰蓬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悒怏殊甚蓬萊雖為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未由彼此時時凝立樓欄相視不能發語蓬萊一日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粹接視之上畫緋桃題一詩曰

朱砂顏色辦重臺　曾是劉晨舊看來　只好天台雲裏種
莫教移近俗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彼業已定矣莫如之何亦畫梅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

玉蘂含春褪素羅　歲寒心事諒無他　縱令肯作仙[illegible]
其奈孤山處士何



賈女与粹舍同讀書

用綵線繫其珍三枚墜之蓬萊蓬萊拾者有頃以丸出之說知其謂已訂盟林氏衷情不白憔悶〻而已未踰旬值元宵節閩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察賈氏宅眷必往乃潛伺于其門更深人静果有女夫舁轎數乘而前蓬萊与焉三四輩上轎婢妾追隨相續不絶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得見乃行吟轎〻傍詩曰

天遣香街静處逢　銀燈影裏見驚鴻　綵雲亦似蓬山隔
鸞自西飛鶴自東

蓬萊知其粹也欲呼与語訴其所懷而從者紛紜不敢答口亦於轎中微吟詩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　梅花肯負歲寒盟　調羹欲問真消息
已許風流送廣平

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覺感歎歸坐樓中念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分飛曲以寄之曰



梧桐凝露鮮飈起、五色琅玕夜新洗；矯翮嘯嘘擬逝波
九苞文彩如霞綺、鸞飛忽作冊山別、弄玉蕭聲咽
咫尺秦臺隔弱流、瑣窗繡户空明月、颸颸掃羣儀朝陽
可憐相望不相將、下謫塵寰伴凡鳥、不如交頸兩鴛鴦

詩成無便寄去，忽賈遣婢送荔子一盤來，粹說曰：往在都下，与逢萊同学，有書數冊未取，以此帖呈之，俾早送見还也。婢不悟是詩，特去遊与逢萊讀之。亟泣曰：嗟乎，即尚不余諒也。乃作龍劔合曲答之，示終身相從之意。備以魚牋，裹其古文真宝中，付婢綠荷曰：粹舍取携所讀詩，此是也，汝持去还之。婢送粹所，揭之，中箋爛然，知必詩也。題曰龍劔合曲。曲曰：

龍劔埋沒獄間久，巨豎書術鬼夜守，蛟螭藏魍魎走精光，猶天氣射斗冲玄雲，發金鏘至宝稀世有，奇姿爍人去撼牖鏘，膺潤鍔鳳刻首，龍鋼煌新，雌旁静亟流電，飛霜影合游，刃拂鮓麗鍛圖金宝珠，皓月空懸，火一試，其良然，諸玉欲開

蓬萊粹舍樓上相視

昔焉焰煌上明璃瑠星斗中台事豈常逡巡莫敢住一去隨
妙沱龍鱗鬣是龍精芸茹鵰星搖清水雄作萬里別鵰傳千
古情數罷雙更何日可復升會當逸風雷相尋入延平綰
鉤拜埭沙淤然貫重閃我四我臥久卧罩水雲一雙遊燐兩
地分度山仍越梦若辛不可言天遣霹燒兒佩之夫澤瀆鎰
然一躍同駿奔駁浪驚濤曰畫民始知神物自有耦千秋萬
歲青雌雄

粹讀之曰清才麗句無娟〈女子蓁蓁之氣宛然李青蓮之韻
度也是豈尋常庸碌者之如哉俄而閩中大姿蓬萊所議林生
竟死賈夫婦知粹求婚乃道人報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
六礼既備親迎有期花燭之夕粹與蓬萊相見不啻若仙降也
因各賦詩一首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粹舍

詩曰

海棠開處燕來時　折得東風第一枝　鸞枕且酬交頸



魚箋賡賦斷腸詞　挑花染帕春先透　柳葉眠黃畫未遲

不用同心雙結帶　新人元是舊相知

蓬萊詩曰、

與君相見即相憐　有分終須到底圓　舊女婿為新女婿

惡因緣化好姻緣　秋波淺淺銀燈下　春筍纖纖玉鏡前

天遣赤繩先繫定　從今喚作並頭蓮

蓬萊自入上官之門，孝事舅姑，恭順夫子。一家內外，罔不稱賢。暇則與粹唱和詩詞，娛情琴畫。平生所作，編成一集，粹題之曰絮函藁。粹為序於首簡。詩與序多不錄，姑載一二，以傳好事者。

閨怨

露顆珠團上　冰肌玉剪寒　杏梁棲舊燕　鸞鏡舐孤鸞

殘桐枯葉墜　圓荷亂翠乾　綉簷星色盡　燈下帶愁看

白苧詞二首

織成冰綃袂提紅　殘紅輕颺桃花風　緩歌白苧[illegible]

蓬萊入粹合行夫婦礼

嬌音勇韻繞簾櫳　梁塵飛隋畫凝空　秋波四日戟搖

餘聲嫋嫋激還在　歌當細聽杯當再　綠鬢朱顏能久待

其二

舞如蒼玉觸鳴璣　蹁躚錦袖紅紅拖衣　迴風激雪當甚搖

纖身按節疾如飛　香汗濛濛鬢雲墜　代逆夜靜紗燈晦

鮫綃濕透臙脂

春曉曲

芳池冰影薄　曲檻鳥声嬌　齊繞紅綿冷　蛾眉翠黛銷

恰容舒嫩萼　幽思結柔條　纖指收花露　輕將雪粉調

秋夜曲

幽蘭露華重　羅幌涼風動　水國掩香紈　繡衾誰與共

簾影度疎螢　獸爐篆篆煙　銀缸芳燄殘　自脫翠花鈿

詠蝶

滿翅凝凝粉　新衣染媚黃　風流誰得似　兩兩宿花房



謝大姊惠鞋

蓮瓣纖纖上凌寄將　綠羅猶帶指尖香　宮雲著上無行處　獨立花陰看鴈行

詠並蔕荔枝

植物生聯蔕　應知造化成　除開根柢質　兆亦重含情

園中詠菜

滿園綠纖纖　秀出雨後天　惟應俗指大　咬得寸根甜

將時才名籍甚當道有欲薦之者蓬萊苦口止之曰今風塵道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之養而遂起功名之途乎。獨不見王仲孺妻之言曰令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哉將歎之亦無意於出入以觀老親於治中物故又明年為至正壬辰閩城為盜所據城中大姓家避匿山谷將亦挈家遁盜蹤跡得之君殺其一門留蓬萊一人不殺將以為妻蓬萊知不免紿盜曰我一家盡死無所於歸將軍縱舍我上亦何以為生乎。願



壽將軍遂斜乞理其故夫然後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死所接佩刀為掘一坑抵訖插刀於地坐于傍曰吾倦矣吾倦矣目逢蓁使取刀抄土掩之逢蓁即舉刀自刎曰死作一處無恨也盜遽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死則死我定不教汝死作一處遂埋逢蓁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年猶只晉化為福建行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夫范城民方復業又數年有同僚冠者始偕說逢蓁事平章遣人視之將以禮改葬至則兩墓之上各生一樹相向枝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歸報平章親往視之果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為連理塚樹間人至今傳之不絕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年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敎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靡所不曉諸生曰與嬉游愛之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賞殆遍嘗曰吾平生願事薛濤

眾閱父百祿起誠

但長得好歎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遣回洙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奈何使去且宦清邅冷路費艱難公宜入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覿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藉資金為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遂薦於附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岸存朋好群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為上賓且謂百祿曰令嗣晚間宛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祿許之至二月花晨洙解齋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僻山下皆桃樹花方盛開洙愛之少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佇花下洙不敢顧而去嗣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感激明日請謝至門丫鬟報曰前遺金郎來矣請入內聽美人出相見於門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吾西賓奚謝為洙起揖曰敢問夫人[illegible]閥為誰與聯何親美人曰此過平姓成郡故族也妾父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寡

洙桃林中遇美婦

獨齋居坐久茶至再洙辭出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君盛東知君至此而妾不能為一款由惶愧殊甚即陳酒饌設二席與洙耦坐〻中勸酬極至語雜諧謔洙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狎美人曰聞君倜儻俊才雅能咸詠何至作儒生酸乎妾雖不敏亦頗解吟事今既遇賞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其中元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猶多皆真跡炳然如新洙玩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徹去舊俎別出佳殽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璃杯酌洙〻口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　亂紅飛處遇嬋娟　襄王誤作高唐夢
不是陽臺雲雨仙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寥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為題共聯一首如何洙曰謹如教美人唱曰

韶豔應難挽〻洙　芳華信易凋〻薛　綴階紅尚媚〻洙
委地白仍嬌〻薛　墜速如辭樹〻洙　飛遲似恋條〻薛



鮮鋪新殿繡洙 草疊巧裁綃薛 麗質愁先殞洙
香魂痛莫招薛 燕銜歸故壘洙 蝶逐過危橋薛
粘帙將晞露洙 衝簾乍起飈薛 遇晴猶有態洙
經雨倍無聊薛 蜂趂低黏絮洙 魚吞細雜漂薛
輕盈珠履踐洙 零亂翠鈿飄薛 鳥過生愁觸洙
兒嬉最怕挫薛 褪英浮雨潤洙 殘蕊逐風潮薛
積逕教童掃洙 沿流倩水漂薛 媚人沾錦瑟洙
淪落入詩飄薛 玉貌披前路洙 冰容畫裏消薛
芳園曾藉坐洙 長路或追鑣薛 羅扇飛成陣洙
狗雛僕護苗薛 折來隨手盡洙 帶處近鬟標薛
泥涴猶懷惜洙 飛空更寂寥薛 兼濃猶自舞洙
帶露子偏饒薛 豈忍分茵溷洙 寧思上硯硝薛
香餘何至竊洙 珮解不須邀薛 冶態宜宮額
殘情妬舞腰薛 妝臺休浪掃洙 絕伴可憐宵薛



聯成美人以小箋寫之寫訖夜已二鼓延入寢室有若摒擋然水歡情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嚀深曰即勿輕言若貴東知之彼此各罹其害矣次日以卧御玉鎮紙一枚贈深送至門外曰無事時勿致薄倖也深家居館東曰老母相命若深必令歸家宿歇不敢留此館東信之深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无知者惟賞花玩月聚白雪琴曲燕人間之樂一夕与深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深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為之若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笑曰請試命題以求教益深遂曰四時詞也美人即賦詩曰

花朵幾枝柔傍砌　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樹松　涼回翠簟冰人冷　齒沁清泉夏井寒
香篆裊風青縷縷　紙窗明月白團團　蘆雪覆汀秋水白
柳風凋樹晚山蒼　孤燈客夢驚空館　獨鴈征書寄遠鄉
天凍雨寒朝閉户　雪飛風冷夜關城



鮮紅炭火圍爐煖　淺碧茶甌注茗清

讀竟珠聽珠歎其敏妙將濡毫傷和美人曰政所謂木桃瓊玖敢望報乎珠答曰真乃是白雪陽春難為和耳亦依四韻曰

芳樹吐花紅过雨　入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　粉落晴香雪覆松○瓜浮甕水凉消暑　藕疊盤冰翠嚼寒　斜石近階穿筍密　小池舒葉出荷圓

殘日絢紅霜葉赤　薄煙籠树晚林蒼　寫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鄉○凤捲雪蓬寒罷釣　月輝霜拆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　淡影梅横紙帳清

美人且讀且思曰絕好妙詞但刀韻俱和則善矣珠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輸一籌耳珠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産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雖以天人方之殆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罏可耻然美命薄俱受苦辛惟薛濤身亦不啻妙今日之宴足言之國為優矣珠曰濤妓女何敢比擬



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香冊恩紀異錄云高駢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没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駢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没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膽識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乎不知其所以然知此之類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云万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之作可以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箋至今蜀人號薛濤箋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酒閑尤能以八絲耳璫一付美人謝曰謹當佩服猶君子之常在耳邊也又踰時珠母病遂輟講歸待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來恐有他遇乃懊惱曲怨之會珠母疾愈復來齋是夕即造平氏美人迎謂曰何久別耶珠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之今違人三月矣珠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謔間歌前曲示珠曲曰

黑髮誰鑄剃刀爲鋒　與君製甚寬御氏　欲除阿膠勿紛解



清麗濁水何由逢逢請看綠草南園蝶　並宿花旁花亦悅
鴛鴦鷗白不相離　那季秋胡便長別　東隣義女紅玉嬡
雪殘鳳機成素羅　兩意雲情肯輕許　縱然折齒將如從
深上求巷閑風月　錦帳蘭紅映如血　血點年深人尚紅
至今洒在同心結
洙愛其才色詩亦愈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蕩不吝謂洙曰向
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謾舞淺酌微吟再成一奇焉
吾二人勍敵也乃以艇鴨爐焚香紅對脯薦酒斂態望月並坐
前擬洙曰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鬬鷄石鼎秋雨詩作
宏詞險韻膾炙人口今效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
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銷練詳　池星似撒棋洙　天空河影澹詳
節揆斗柄移洙　梨碎低垂樹詳　藤蘿密葉離洙
草粉螢火亂詳　餘暖鳥巢欹詳　怪石形疑獸詳

芳兆色似姬薛　絲蕊帶沿水薛　紈扇靜採鷗朱

雙腰收散局薛　琵琶上絃踈朱　砌對音遠近薛

簪馬響鈴差朱　銀作蹬鐙乞郭　鼎杪片舫跤朱

秋約斜織攢附　影帳祈絲紛朱　宿熱捧還鄉薛

驚鷗下海旋朱　地幽荷陰舉薛　城寒備道遥朱

紛飛水紅挑薛　雖密識紫芝朱　緣深天作合薛

嶠垂兔紙秋朱　半已逢良友薛　難哉過少時朱

髮亂鬪帶闔薛　傾倒極淋漓朱　蓮突琢琴軫薛

荷筒碧酒色朱　鯖吹眠卵斫薛　瓶吸小髻犄朱

殼砂開螺蛳薛　蜃雁咬蛤蜊朱　菱頻纖手剥薛

肉液利刀披朱　令急航行速薛　謳清曲度遲朱

勸酬無衍汝薛　講論猴呼祈朱　冷脆嘗瓜果薛

醎酸嗳醯醢朱　艷杯浮瑰珀薛　溫器捧琉璃朱

膳宰停烹飪薛　酥湯進密胖朱　渴來傾茗好薛

百忍塔訴田珠事理

酬後快水宜徐　妙句聯將就辭　狂心坐已馳辭

歌筵渾可罷辭　卧具早教施徐　不用苦推辭辭

那須聽竹枝徐　媚人鶯語滑辭　惱醉蝶情痴徐

吹如珠錠墜辭　鄰時儼嚴肯徐　斂斜金溜墜辭

釧冷聚尘肌徐　小山真眠謂辭　盼ヒ最解詩徐

風流雲雨繫辭　究尋艷陽詞徐　步緩腰肢裊辭

髮低耳語私徐　夜香防竊聽辭　午浴避窺窺徐

縷饑含羞腕辭　鉤簾帶笑吹徐　香羅床畔解辭

粉汗掖前流徐　暖汗網龍尋辭　春夢猜露疑徐

雲偏鬆綠髮辭　淚風動青眸徐　裡趣坐歸遲辭

嬌顫汀滾纖徐　撩鬟新雛淚辭　鬢亂冷胭脂徐

前鶴高文鴦辭　崔電絕世姿徐　未教蓮舊好辭

笑追頭消徐　何知空題葉辭　誰家濃搖檢徐

密約當門回辭　誰信只余知徐　慎勿萌嫌隙辭



父子同張氏訪怪逝

母兮惜別離　芝蘭同臭味　松栢耐秋寒

求奉簡房涨　長陪樽墨藏　太山如作礪

此志莫教虧

或日洙館来偶过汴宮因勸石祿同公潤母日一帰不勝僁氣俾之仍宿宋舍豈不便益石祿曰從開館之后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暫假一季尔后延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不敢盡其辭而出是晩宋来告帰張潜使人視其所往乃半途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石祿元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從此數夕无坡館大以為怪次日洙来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弟已令人緃迹先生莫測所詣今中亦不見洙誑曰因过一朋友処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知其詐呼迎洙僕使両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随即出城比吾而汝已去矣向僕友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光廣文亦甚雜孱要自來相辭洙甚甚顏色陡変張曰先生

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倪謝曰
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无礼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與
諸房姊妹亦无事乎姓者必祟也今當自安不宜復往洙唯唯
拜謝翌詰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郎勿怨蓋實數盡於
此也与洙痛飲且叙歡情飛曉美人謂洙曰從此永別后會難
期无以將意乃濡墨于筆管一枝為貺云此寶物也郎慎藏之
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再去自此閱之果不在館因入謂
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為備告百
祿百祿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又
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
既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怪也呼洙同往飛龍之將近處指曰
在此至則曇非向景臺宇俱无但水碧山青松林依舊張謂百
祿曰是矣此地相傳曾隋時所埋之處后人因剿取蜀中詩有小
桃花蛛辭待賞之句遂館洙百祿為青蛛賞之所貨郎徒迷

同衆少參閒薛濤詩話

濤也且所謂紙乎幼子覆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城中亦無此觀而文与孝合為教字詔教坊也教坊者妓女所居濤為樂籍故名教坊也非濤而誰哉況曾上字刻高氏清玩則應西川節度使高駢乎宜所貯當駢值劉辟叛誅籍其家宅淨華与駢縱時所玩物也燕所藏諸帖又駢与元稹杜牧最多善元与杜皆有詩贈之即錦江膩滑娥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濤是也其為濤之靈无疑而物出於駢者審矣先贊深究百祿甚以為然亡啓其終為所惑遂還諸中宅藏玩勿常以示人後二年洪亦入學為生員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紙他處

青城石刻錄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玄固虛不知何許人客成禎王門下頭明術性好深於算學號文武才王雖器之未深許也淮樊口衛翼夫重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從容問曰方今天下大



平日以極盛而豈在吳王觀之國以為高枕肆志之日惟吾邑狗馬是務為知其他在蜀輩觀之蓋有甚不然者官裏悉而富訴民冤而横咎咷雪々之徒又以浦樵兒法盜殿君心賄賂公行是非顛倒大變於上而不悟民困於下而不知武備弗修朝政廢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殆猶一髮之引千鈞禍在旦夕甚可畏也蘇老泉所謂有亂之萌无亂之形是謂將亂大王朝廷欲親江漢藩屏宜求賢納士選將練兵節用儲財陰為之備万一屬變卒動吾等士謝即便皆奮身拚命无救難上以紓君父之急下以盡臣子之心克復神州洗滌舊物然後殺身而退亡不言功狠請歸誓世守薊北使執筆之臣書為大元宗英勁在金匱藏之万年豈不韙哉豈不盛哉王怪之曰爾非病風狂病耶何言之不倫如是吾將執爾送縣官矣二人黙然而退討曰吾骨殘內魂六神四者同以有為哉盍求豪傑者而佐之豎子不足論矣不若稍且至於是乃謁於黃鶴樓而遣之本無



詩曰

平生智畧滿胸中　綢拂秋霜氣吐虹　恥把蘇秦三寸舌
要將事業佐英雄

因盛成詩一首曰

膽氣堂堂七尺軀　壯心肯作腐儒迂　橋邊黃石徒為尔
自有韜鈐一卷書　只笑蔡出匣照寒鋒　上帶仇家血影光
前儲早知兇用处　衛將豪傑侍君王

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至正乙未倪文俊陷沔陽威順之子报恩奴與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膠舟文俊用火筏燒船报恩奴遇害王思之百計覓一人不能得陳友諒聞其往來沿黃間其書礼請之不至翻然以蜀既而明王珍據四川素聞二人名物色之不可得天朝既平群冠四海一家君美兄君玄為西充縣丞君美往省候之回途舟敗同艤之人盡葬魚腹獨君美倉得一板浪浮至



岸固而不死然行李盤纏一時俱盡偶腰間碎銀數星在急鋑
近岸民家覓火燎衣買食充飢蹤跡蹁躚得訪元所出民家翁親
其辭貌知非常人頗善待之留數日因出綵箋忽二道上前贈
曰衛君一卑如此哉視之真文一故人也告以困苦之状曰先
憂也仗往歸家則青城山也高墻華屋深院曲房迷道既入則
侍左右俎豆備水陸之珍歌舞極聲容之盛与君美語皆敘君
平生因詢其亂中出处二人曰自辞黄鶴即入黄牛乡隱青城
忽逢青眼其為喜慰殆不可言所惜者心周落一事元成頫仰
乾坤躑躅瘁棲宗居閒处有愧故人乃与痛飲飲酣氣豪論設
幾起本元曰天下之事在乎知幾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
君子知微知彰是也古今以來豪傑之士不出其知幾者幾何
人哉吾於漢得張子房焉子房筭識更超不必贅論又相与論
其幾乎夫漢祖之臣莫踰三傑而子房又三傑之傑者也項羽



策於高祖而為高祖所成子房乎一謀也見子房非有三傑之陪
并傑於高祖實明矣且高祖乃是三傑之目當君之上前也子
房知之顧何為將不勝小的樂受下獄之辱受族之禍乎房處
然無恙矣獨不至於禍亦且而往於自三傑之時天下未定子
房出奇无窮天下既定子房退而加辭受封擇小縣偶語不先
發其知哉為子房識所謂大丈夫也矣固然曰吾於宋得一
人為白康剛將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則亂
何時而已乎閱歷親見其我有志大事從來閱歷豈是很遊及
閒趙祖登其蹶驢大笑故有屬豬人已着黃袍之句就已早覩
之蓋可見矣既而拂袖歸山自云高卧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
引高騰不見痕迹所謂屬大巧於至拙藏大智於極愚天下後
世知其為神仙而已矣知其為隱者而已矣孰得而窺其奧
方之子房有過無不及以亦有言英雄回首即神仙豈不信歟
君美曰二公錄有名山塵埃富貴同閱高論而以未能忘情者



豈不為脩行之累乎二人大笑曰尚君平日議論如此之高今之識趣何如此之下夫脩行教棄名單呻吟儒之士甘處經鳥伸導引服氣仙之糟粕吾之所謂修行者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后至一山岩中有髑髏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為之吐舌久久不能收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為寿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是劇飲大醉本无賦詩曰

蓋世英雄蓋世才　關河百戰起塵埃
遼東白鶴空留語　天下黃金謾築臺
壯志已成終古恨　残編付与后人哀
東風不借曹瞞艦　尽化周郎一炬灰

固盂續吟曰

聚傑消磨繫五陵　發衝冠帽氣填膺
眼前不是无英雄　身后何須剖發丘
當道有蛇虺已斷　渡江無馬讖難酬



可憐一片中原地　虎嘯龍騰激戰爭

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答不能出其右乃製古蘭花一闋執杯酬謝於二公自歌以侑壽詞曰

乾坤如昨歎往事悽涼徒存蕭瑟景物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局方知雖有榮華總似一場春夢何須懊惱　寧藏綃凡鳳浮水畏鄉爛熳清宵酌詠對英雄身肩曩症若側縫竜銹看破浮雲莫戀休問誰強誰弱

歌罷道一齊歸去以淚衷腸

明日求歸二人曰君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其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遂與同送君美青城道上顧謂曰後會難期請為君彈綠緹箱取白兔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條變於電光中見電光合數交繞互遷君美股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居已非舊夢青春之所各主長了武了時去數了時分開書竟王



其頸心膽俱落殞矣二人方在碧綠叢中君美倒皮袋中酒共飲同夜擁君美乎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綠亡去久矣竟不知其何術也洪武二十年君美有婿呈公鉉為庠宮門為人道婦翁事亦云此物合為

秋夕訪琵琶亭記

洪武初江吳沈韶年弱冠美姿容詩學薩天錫字孝澹伯宗皆為時輩所推許嘗和天錫過嘉興詩韻題吳中二首云

七澤三江通甫東　楊柳委蛇映湖水　閶門過去過楓閒
半捲珠簾畫樓裏　綠蕪生遍鬱鴛沙　東風落盡亭前花
館娃宮逆走麋鹿　清夜鬼燈籠綠紗　三高祠下東流繞
真娘墓上風吹竹　西施去后僕廊傾　歲歲春深燒痕綠

○東南形勝數第里　一片笙簫拂江水　小姬白紵舞春衫
佳指閑挽錦兒東　一程笙歌樹臨鷗沙　粉墻半出櫻桃花
採香遊蝶飛不去　擕落輕紅罥領紗　只歎子夜[illegible]

范韶家居眾勸欲仕

柳陰吹散荷亭竹，范蠡扁舟去不回。惟有春波照人綠

他詩皆此類。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復利其賄，或[illegible]乃

孝廉，或欲保為生員，旁午紛紜，殊無寧日。韶雖不吝於財，實厭

其擾，乃謀於妻兄張氏曰：如之何其可？張曰：惟有遠游庶可避

耳。韶然其計，乃拉中表陳生、梁生乘舸載巨編，載萬億重賞遨

游蘇、杭，附次于九江府，愛匡廬之秀、彭蠡之清，留連郡邪弔

古蹟，追溯稍識之。韶不恤也，因歎曰：吾儕幸家富，年少粗知文

墨，須行樂避人耳，豈能效王戎輩執牙籌，稱稱計刀錐之利哉。

時盤數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韶偕梁、陳二生同訪琵琶亭，吟

白司馬芳花楓葉之翁，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際四學，徘

徊久之。手將月叫風細，人靜更深，方取酒共酌，閒月下彷彿有

歌聲，遠或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戲曰：得非潯陽

婦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日豈得容易見身哉。

陳生曰：老大哉，習琵琶，夜怨，縱使尊前輕攏慢撚，適足以增夫



淫淪落之感豈飲酣而成歡耶韶曰且靜聽之良久而殘酒醒
回舡竟不知其何故獨韶迭宕好事多情翌日往究其實訪諸
之間了無所見與閑耕僧方欲言還忽奇香馥郁繚繞而來頃
冥之延佇以俟荼頃一麗人宮粧豔飾貌類天仙二小嬛前導
一持黃金吊炉一抱紫羅繡褥冉冉登岸覓必貴家宅眷夜出
于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歎嗟曰何得
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王昇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趨出拜見
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諸郎夜
來談笑以長安游女作孫陶婦見目無亦太過乎韶愈不覺知
所對麗人呼侍同爾雅蘿蘚四國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麗
人曰欲陳本末但駭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偽漢
陳王璉寵姬娘娥也年二十而不幸近二侍兒一名細蟬
一名金鳳亦當時之絕色皆隨陳王溺於風情不以為怪
也麗人曰妾兒歸獨居無以適懷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



昨宵為諸郎所擄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良時佳客足以償矣使細蟬歸取酒設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即憶老尊郎昨日所謳之念奴嬌也詞曰

離上禾黍嘆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荊棘裏閱遍幾番興替刧戰灰飛斑竹鳥散底事樓鶯啼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　憔悴玉帳虞兮燈前悔面峽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復九曲愁腸讓君梅辨髲粧拗花飜曲回首成終古學譚青樂絳仙慵畫眉嫵

歌竟勸韶盡飲數杯後韶舌能逸然議論風生與麗人談元末群雄起滅事歷歷如目覩且詢陳主行事之詳麗人曰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此非妾所敢知也韶曰余請遂言其為人煦煦然而少英斷貿貿焉而昧於戕微委任臣僚非才者擬如陳平章姚平章皆斗筲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詹同文魏杞山乃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勳閣官武弁則縱情酒色文吏則



惟羣空言城門彼而弗能容董安作飛橋九江陋而幾於建鄴猶餘故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况復潛弑喬謀攘頭居殿位改元建號窮兒井底之子偽欲量遂誅奴僕江南之李景而猶奮我螳臂拒抗膺揚豕豶蛇狙大將已殲於湖水鯨鯢戮身旋斃於前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老將賢哲惟崔弘濟嬰難者特五大王一人而已嗚呼當解維鼎沸之秋居草昧風塵之日而謀臣智將佛士才官歷歷若此焉得而不敗亡哉婦人凄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曰且談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因口占一詩曰

鳳艦龍舟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
黄蘆晚日空殘壘　碧草寒煙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　妝臺鸞鏡匣長封
憑君莫話興亡事　淚濕胭脂損舊容

誦而春和韻即依韻續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勢已空　後庭揮淚夕陽中
彎環不見新留檻



漢塤猶餘舊導宫　别苑秋深黄葉墜　寂寥春老碧苔封
自慚不是牛僧孺　也向雲階拜玉容

飛入唱上曰可謂知音矣於是促席暢飲共宿于亭相與講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鳥啼城頭鼓歇兩人扶起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為久計不宜風眠露宿貽俗子譏嘲矣韶領之亟返逆旅則陳綠二生聚候開門乃紿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故不得同行矣二兄先往沿途見候小弟整尔一歸便當趕上幸為預餘緝項之鰞多貯國府之蟹三兩月間當同醉習家之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離歌大堤癡哉斯遊亦一時之快也二生信之執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鴈已先在矣遂道過其宅竹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璧燈燭交輝然如重堂飛人迎笑出紫玉杯飲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宿留月餘不曾厭除一夕飛人語韶曰妾死時偽漢之盛主寵後深故王匣珠需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出宮神道環衛備一品之威儀是致



五体㒩然三魂不昧向者戶君受女南極夫人偶此嬉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勤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潤其兩眥甫指三旬欻然能步或同携素手遊術隧中或並倚香肩笑歌亭上与韶論舊事白未及十三三年便成陳迹吾王一日讀天寶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競簪奇花親放一蝶蝶蝶聞花馥飛着釵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且喻妾等曰昔唐明皇嘗為此戲揚妃專寵不復幸行朕則不然因以厚薄汝輩亦宜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妾皆叩首謝又曰去歲得元進士馮陽知府劉聞待以殊禮萬幾之暇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聞卿為太常博士甚有声名果否閔對曰臣為礼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進曰寧宗雖弟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



兄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之臣主又謂之曰卿仕中朝未嘗顯要而文章李問目不容拂其以謫元者事我不患不至大官聞頓首謝主又曰卿與李漸同被漸不死我當用之然漸自為其主幸獨得卿聞卿善為詩近有作否聞對曰臣不能死義不忍於漸嘗以上所漸自悲生事因人作遠遊為韻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其一耳詩為陛下誦之因踏像之曰

世運厄陽九　干戈禍生民　陵谷有高卑　一朝易其陳

閒關中郎將　慷慨遠與辿　志同事乃異　非有私与伸

堂上李江州　求仁而得仁　清風已千載　而我猶為人

既退主顧近侍曰其辭慚矣由是陋其為人無復進用之意噺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以妄覬之不特疑碧之王維欠死之范質為可罪哉留聞其論心甚服焉其所言多當時宮掖閒事多不悉記李何郎亦悉情深卿閱念淺春來秋去四載去



兹雖比目並栖之鱗戢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旋𡢃也
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潸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隱
忍弗言繼則涕泗大慟韶慰解萬方乃一唏噓曰妾即冥役之盡
在來朝故不禁悲傷至此耳韶聞之悽惶感愴欲自縊於隙間
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貫未化儻更沉溺世緣致君非
命冥司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兼之定數本當截然縱
曰舍生亦為徒死韶乃止登盈鴛鋪蟬章不依上不忍捨或設飲
食与韶送程既曉麗人拳亦金絛脫一双明珠步搖一對付生
曰表誠寓意覩物思人再會無期願郎珍重韶送至大門之外
掩袂障面而逝韶猶悲不自已殘淚淋睫顔悴之間失其所在
乃重尋舊所空下收拾歸吳越數日棄生至自襄陽陳生詣死
家縣乃出韶質約韶與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驚曰
此非塵世間物奇寶也誠子之遇仙矣韶叮嚀誡切使勿輕傳
故人無知者同州歸家及門則妻死久矣乃以條脫一枚投國



回肆中賣夕得銀万錠於虎丘靜庵建覺請道士蝴林周玄初設醮宗鎮壓三晝夜醮畢正齋之夕伺道士行朝皆退亂惡心詞一封潛於行爐焚之以貧罷人賓福醮罷玄初夢二婦人一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娃來謝曰我輩俱承善果已投鶴臺侍母侍宸矣言訖駕祥雲向西而去翌日玄初詰醮曰君所薦只主閣張氏何又有鄭氏等三人焉昭心知為罷人細瑪得為不辭曰吾妻小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誰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深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并附于此詩云

憶昔少年日加冠礼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纓亭中負背得繁華迴還十里長荷花窺紅間綠謝游治與余共泛星河渚星河留連益浦邊嘆亭醉聽琵琶絃銀箆擊節不堪聞錦機生羅蘇可憐廬山月上猶未去攜婷玉蛻湖邊遠追隨鈿馬双嬌娩直入金屏最深處恰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春香露爾嬌蘭今情我作雲雨夢為死生戀清夜閑前約佳麗瑤環



燕圍出千人万人羨太真顏色趙肌膚滿帳燈燈鈔面且情緣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還如癡纏綿無盡留得万金贈覺涼忽看從傷悲從傷悲雖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傾国

韶從此不復再娶投礼玄初為師授五雷斬勘之法往來兩浙閩驅邪治病禱兩祈晴多有應驗后失所在近時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翹翹傳

翹翹字文鵠東平趙峯女也幼時家人以香囊雜飲食中啖之長而体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猶精於翦製刺繡之事父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柳顏而翹不樂顏事焉許而未聘會顏家坐事日就零替父母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粥村朴目不知書翹心惡而鄙之不得志凡佳辰令節景幷奇花嘲對之掩鏡悲悼閉門獨坐累之披於目事之成於心一寓於詩



積而成怏怏名曰破琴暴既三月而繆生死焉父母家以年甚穎亦喪耦乃遣人復申前約而求娶之鸞夫婦弗許穎必欲成其姻盍聞鸞之賢而悅鸞之貌也乃厚得牟珠以遺王媽媽者出入趙氏甚熟且言聽計從重賂媽媽求勸説焉兼使私問於鸞纖千抵其意媽媽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若身父懷一事來欲奉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須其時不容更緩求衛公夫婦尊意若何鸞曰何事媽媽曰賢女孀居服將闋矣尊閫御氏復舉前盟公堅執不從不知成年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為事貧窘遂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詎想令愛喪夫穎亦喪婦冶出前定似非偶然况穎孝問文才視昔纔生百倍不可同年而語矣心事諒必無媽媽更其家溫裕大勝當時如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婿若此何忍棄乎鸞聞語慨然而從媽媽心復寢勸々舊曰穎之意猶若大旱之望云霓今尊君既許好事即諧然既遇知音尚不可先一語以答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



鶯鶯欲納趙雲為媵悔之遲矣鶯甚愁之而難於啓口乃作書附嫣嫣曰

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黙中閨執枲治絲謹循内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被以齊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水如神而玉為骨媚如領而手如荑正及芳年遴選佳婿詎期薄命竟配下流緣爾辜其出衆之才孤其傾城之貌欲茲愁惰寓歌詩詞對月白之宵遇清風之旦雖與語強与笑鶯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鳩隨野鶩孰料庸才短折孱弱孤孳土木形骸懸兒暫空於眼底風花情性幽悰尚鬱於尊前徒懷蔡琰之悲永抱淑真之恨巳耳棄置過屏聘求盡以伸前時之好言作後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之鹿車吹秦娥之鳳管願辭舊志以借老巢投身而相從未侍光仪先中愚悃惟公開其諒之

嫣嫣喜賀曰可謂美請以百令為賞觀曰若余士濟百令豈於母借得世笑開付嫣嫣讀而雀躍曰眞所謂與宗女子其司

原缺



曰悲笳四拍錯之云云統猿聲嫋嫋云云夫人曰吾撫

所用況其夫在何忍留之當即遣還領乃孫你朱耳擂鼓金雞

敘各一事下夫人夫人即呼取鳥倫額須去於是夫婦相携拜辭

而出其曲亦錄於此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元運衰天上妻兮忽此離父母

母兮生死安可知狼煙四起兮沸鼓鞞錚鏦成林兮戲旌旗

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禮義滅亡兮法度廢流落兮天一涯

腸欲絕兮心孔悲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無窮期

右一拍

蜂蠆虫豸兮豺虎狼心毒狠兮体腥臊煙塵澒洞兮伴鼠狸

莫沙暴骨兮沒蓬蒿亡家遇亂兮傷吾曹文重命輕兮如鴻

毛誓捐此生兮期弗辱仰天俯地兮孤煩勞

右二拍

棄質虜兮逐兜愚東西轉徙兮卒無寧恙食且居是樂兮殺戮



是娘所在劉捺兮所过為墟發塚墓兮焚燬室廬閨門貞節鈞兮被尸驅舍生取義兮捐微軀誰云女帰兮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処坐処兮思念我卿曲地角天涯兮不見我胃腸欲亡異没兮家傾覆遊魂寄託兮夜驅遂伉儷離兮何曾復寧茲陋軀兮得免汚辱誰為义士兮揮金玉哥行路兮妾身贖

右四拍

顔奴既復合乃相与謀曰世方離乱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團聚而前途向去端未可保莫若遠遁於深林大谷中少避氣埃以需時泰乃隠於徂徠山耀夫耕於前妻耘於后同甘共苦相敬如賓異鉄從鴻光公王霸亦不能過也優劣論也卿問遠近頌化其風　一日顔與城良来邂賊遘之曰聞爺名久矣当留此田将軍任以官職不悪不富貴也顔拒罵之曰斫頭賊吾寧死汝不能從汝殺之道上鄭舍奔歩不

刺處為双節同瘞于此

双節之墓

其處而手撫之積薪焚之殮骸所燔亦今有鸞骨

為之■■欲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滅從里收其遺骸葬之從

石表其塚曰双節之墓著論曰

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熟矣一旦臨利害遇患難鮮

能允蹈之者蓋閨女婦乃能乱離中全節不污卒之夫死於

忠妻死於義惟其讀書達禮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

泯世之抱琵琶过别船者聞鸞之風其真可愧哉

新刊全相剪燈餘話大全卷之二